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再次表明要结束阿富汗战争——

美国阿富汗战略迎来“拐点”?

■陈航辉 朱春来

2月11日,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沙纳汉突访阿富汗。沙纳汉此行正值美国与塔利班和谈进程“取得重大进展”之际,目的是实地考察阿富汗战局,为特朗普总统决策提出建议。虽然沙纳汉一再强调,国防部没有收到从阿富汗撤军的命令,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南亚战略可能很快“变脸”。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再次表明要结束阿富汗战争。

难以打破的僵局

2017年1月,特朗普宣誓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甫一上任,如何结束阿富汗战争的难题便摆在其面前。当时,阿富汗战局正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恶化,“帝国坟墓”的预言似乎正在应验。在付出2400条生命和75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后,美军惊讶地发现阿富汗战争正朝着失控的方向快速发展。

一方面,美军的敌人越打越多。2001年10月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初,美军的敌人是“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政权。10多年后,美军的作战对手不仅仅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还包括“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巴基斯坦哈卡尼网络等近20个恐怖组织。另一方面,作为主要作战对手的塔利班越打越强。据美国政府任命的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月塔利班武装的规模

近6万人,不仅创建了自己的特种部队,还能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较大规模进攻,塔利班控制、影响或争夺的地区占阿富汗国土面积的近40%。

面对军方口中的战略“僵局”,特朗普在上台之初曾打算快刀斩乱麻,迅速从阿富汗撤军。但在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军方将领的游说下,特朗普同意暂缓撤军,并于2017年8月出台了旨在破解阿富汗困局的南亚战略。南亚战略包括四大战略支柱——增兵;提升阿政府自主防务能力;扩大统一战线;推动阿政府与塔利班和解。该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以退为进,首先在军事上打破僵局,协助阿政府军在2年内控制80%的人口,占据有利位置后再与塔利班和谈。

在新战略指导下,美国一方面向阿富汗增兵3500多人,大幅增加空袭强度,并加强美军顾问对阿安全部队的战术指导;另一方面,要求北约盟军加大支持,向巴基斯坦施压,鼓励印度发挥更大作用,意图强化统一战线。

然而,过去1年多,阿富汗战局出乎美国意料,塔利班的攻势不减反增。去年11月,在阿富汗东部加兹尼省的一次战斗中,塔利班重创一个50人的阿政府军特战连,甚至驻阿美军司令斯科特·米勒都险些遇刺身亡!据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月,阿政府军控制或影响的国土面积缩减到54%,而塔利班控制、影响或争

夺的国土面积则增至46%。

失衡的战争天平

面对南亚战略未能奏效的既成事实,2018年10月以来,特朗普政府明显加快了与塔利班的和谈进程。去年12月,特朗普突然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回一半的兵力。此后,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展开穿梭外交,与塔利班高层密集会谈,并于今年1月26日宣布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急于推动和谈,根本原因在于阿富汗战争的天平已经难以逆转地向塔利班倾斜,美军打不赢已成定局。美国失去了战争锐气。“兵贵速,不贵久”。纵观人类战争史,久拖不决的战争一直是国家的噩梦。如今,阿富汗战争已经进入第18个年头,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而即将部署到阿富汗的美军官兵中包括“9·11”恐怖袭击后出生的美国青年,这意味着阿富汗战争正成为“两代人的战争”。看不到胜利希望的长年作战,既令美军官兵感到疲惫与失望,也使美国社会感到厌倦与不满。

美军和阿政府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2014年底,美军宣布结束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塔利班面临的作战压力大大减小,实力迅速恢复。仅仅1年后,塔利班就发起了战略反攻。过去2年,塔利班逐步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几乎每天都对阿安全部队发动袭击,美军和阿政

府军基本上处于被动接招状态,伤亡人数居高不下,部队士气持续低落。

美国不具备有利战略环境。国内方面,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主旨是赢得大国竞争,而阿富汗战争犹如一个黑洞,大量消耗着美国国防资源,与美军备战大国高端战争的主线背道而驰。国际上,阿富汗主要邻国均对美军的军事存在心存疑虑,北约盟友也早已心猿意马,阿富汗战争已经成为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更糟糕的是,阿富汗战争拖得越久,人们对美国撤军的预期就越高,美军的处境就越不利。

可能的撤军方案

“如果打不赢,那就宣布胜利,然后打道回府。”前美国参议员乔治·艾肯的观点,正越来越多地得到白宫官员、美国军方和智库学者的认可。尽管美国参议院于今年1月31日通过专项法案反对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但大部分参议员只是担心撤军速度太快导致满盘皆输。而且,特朗普政府在今年春季做出撤军决定的可能性很大。2月15日,驻阿美军司令米勒宣布,为提高效率、节约资源,驻阿美军规模将削减1000多人,此举可能是为下一步大规模撤军探路。

然而,结束战争有时比发动战争更难。早在2011年,奥巴马政府就曾试图与塔利班和谈,并计划于2016年底完成撤军计划,但因风险大、阻力多,最终未能如愿。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教训也表明,美军不能“夺门而逃”,否则撤离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很快会被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严峻的反恐形势以及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剪不断还乱的复杂关系,决定了美国只能分阶段有限撤军,以确保撤军但不出局。

当前,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包括“自由哨兵”行动和“坚定支援”行动。前者属于反恐行动,旨在打击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由大约2100名特战人员遂行;后者属于安全援助行动,负责训练、指导和装备阿安全部队,由近1万名美军官兵遂行。一旦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美军将结束“坚定支援”行动,撤回大部分驻阿美军;同时继续开展“自由哨兵”行动,保持对恐怖组织的高压态势,并监督塔利班对和平协议的执行情况。

为缓解撤军带来的人力需求压力,美军可能增加雇佣地方武装安保人员从事作战与训练指导岗位。目前,驻阿美军共雇佣了29389名承包商,包括2847名武装安保人员。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武装安保人员的人数增加了65%,未来该数字可能会进一步攀升。

数据来源: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网站
本版制图:梁晨

军眼观察

近来,美国对已进入第18个年头的阿富汗战争,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从去年特朗普突然宣布从阿富汗撤回一半兵力,到近来不断加快与塔利班和谈进程,美国从阿富汗战局“抽身”的意图凸显。

这与美国为打赢阿富汗战争,曾费尽心机地筹划实为不同。过去10余年间,从战前建立国际反恐联盟,到战后提升阿安全部队自主防卫能力,再到向北约盟友移交作战任务,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招法和套路看似有序。

如今,塔利班却越打越强,控制的领地逐年增加,美国逐步陷入“打不赢、输不起、走不掉”的困境,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战争准备匆忙,缺乏整体设计。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标是“消灭‘基地组织’,推翻塔利班政权,使阿富汗不再沦为国际恐怖组织的庇护所”,该目标涉及政权更迭和社会重塑,需要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协调配合、长远谋划。然而,美国在遭受“9·11”恐怖袭击后不到1个月便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甚至对作战对手塔利班都缺乏了解,更谈不上对阿富汗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有任何深刻洞见,因此将阿富汗建成民主的灯塔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说白了,美国急于推翻塔利班政权,但对于如何稳定战后局势缺乏考虑;急于发动战争,但对于如何结束战争缺乏规划。

多头出击,分散了国防资源。2002年3月“蟒蛇”行动结束后,塔利班被击溃,布什政府宣布启动阿富汗重建进程,承诺提供大量援助。然而,美国国防部很快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备战伊拉克战争上。2003年3月,美国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此后8年,伊拉克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消耗了美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阿富汗战争几乎成了一场被遗忘的战争。据统计,2001至2009年,美国向阿富汗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经费不到190亿美元,国家重建进程异常缓慢,致使美国错过了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宝贵机遇。

形象塑造不佳,战争正义性被大大削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阿富汗战争初期,美军仅用2个月就将塔利班赶下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祭出反恐战争大旗,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此后,驻阿美军不断曝出虐囚、虐待平民等事件,导致美军形象大打折扣,助长了阿富汗民众的反美情绪,甚至致使反恐战争的金字招牌严重失色。此外,当阿富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并未见好就收,而是表示将继续在阿富汗及中亚地区保持军事存在,这种夹带私货的做法引起了阿富汗周边国家的警惕和质疑,致使国际反恐联盟产生裂痕。

围剿不力,始终未能切断塔利班外

阿富汗战争缘何久拖不决

美陷入「打不赢、输不起、走不掉」的困境——

■陈航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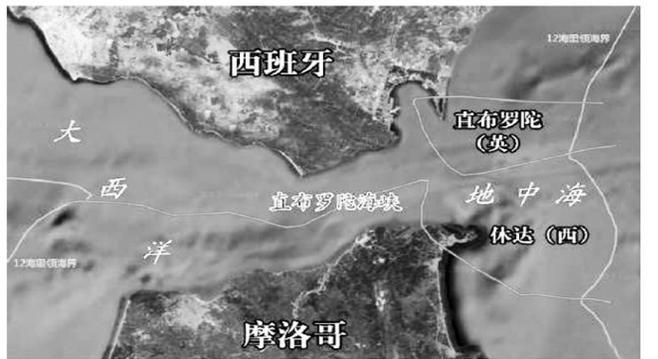
援。塔利班之所以像“打不死的小强”,关键在于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外部获得人员、资金和装备支持。一方面,塔利班借助边界地区的复杂地形建立庇护所,不断招募宗教狂热青年。另一方面,塔利班利用美军丑闻大打宣传战,将阿富汗战争描述成西方人的“新十字军东征”,吸引了大批来自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分子。据悉,目前大约1/3的塔利班一线作战人员是外籍人士。

总而言之,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综合较量,既打钢铁和硫酸,也拼意志和毅力。霸权可以傲慢,但依然需要遵循基本的战争规律。只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才能最终赢得战争胜利。

直布罗陀海峡——

扼守地中海门户的锁钥

■张文文



直布罗陀海峡位于西班牙最南部和非洲西北部之间,全长约90千米,最窄处仅13千米,犹如一条狭长的银带,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重要通道。

早年,直布罗陀海峡因其独特的“密度流”,广受探险家的青睐。直布罗陀海峡表层海水的流向是从西向东流,舰队从大西洋驶往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时,都是顺风航行。这一现象被大西洋沿岸国家的航海家们所利用,其船队曾频繁地通过这里进入地中海,从而完成他们的探险之举。

直布罗陀海峡,作为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也正因此成为兵家相争之地。

1704年,英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征服了直布罗陀。1713年签订的乌得勒支条约中将直布罗陀永远割让予英国。英国占领直布罗陀后,在这里建立了军事要塞,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的交通。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直布罗陀海峡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尤其是在波斯湾的油田得到开发之后,它成为大西洋与地中海以及印度洋、太平洋间海上交通的重要航线,被誉为西欧和北

欧国家能源运输的“生命线”。从西、北欧各国到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国家的船只,一般均经由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这条航路。而从波斯湾运载石油的船只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运往西、北欧各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布罗陀海峡因其显要的战略地位,更是成为英军与德军较量的战场之一。直布罗陀海峡最狭窄处只有十几千米,用几门大炮就可以封锁海峡,使任何船只都无法往返大西洋和地中海。英国在直布罗陀修建了海军和空军基地,成为直布罗陀海峡北岸的要塞,监视着过往海峡的船只。德国法西斯曾在直布罗陀海峡向盟国发动进攻,打沉许多英国军舰。

如今,直布罗陀海峡还是各国争相利用的军事要道。直布罗陀海峡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和北约各国海军进出地中海的重要通道,也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出入大西洋的必经之路。

兵史地志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行政区域、人口及领地控制

截至2018年10月

| | 行政区域(个) | 人口(百万) | 领地(平方千米) |
|--------------|---------|--------|----------|
| 阿富汗政府 | | | |
| 控制 | 74 | 11.3 | 104,000 |
| 影响 | 145 | 9.9 | 258,000 |
| 双方争夺 | 138 | 8.5 | 171,000 |
| 塔利班 | | | |
| 控制 | 12 | 0.6 | 40,000 |
| 影响 | 38 | 3.0 | 71,000 |

“蟒蛇”行动

2002年3月,美军在阿富汗东部的沙希德峡谷地带开展“蟒蛇”行动,欲借此清剿逃窜到峡谷内的塔利班和“基地”武装分子。

美军原计划在3天之内结束战斗,并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美军特种作战部队按基本步兵技术要求大概训练了多达1000名阿富汗士兵,旨在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并使他们适应协同进攻作战。

出乎意料的是,美军在交战首日便遭受重挫。严阵以待的对方兵力高出美军预期的5-10倍,而且美军由于没有采纳空军联络官的密集轰炸建议,失去了空中力量支援的联军地面部队遭到“基地”武装分子的猛烈打击。

针对此情况,美英联合部队指挥官哈根贝克斯试图利用陆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压制敌方火力。但由于直升机低空飞行的缺陷容易遭到对方密集火力的攻击,继而转换思路,用固定翼飞机提供强大火力支援。随后,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投入大量飞机参战,迅速构建了临时的空中管制网络。经过10余天的战斗,以美军为首的联军获胜,取得对峡谷的控制权。

“蟒蛇”行动是美军当年在阿富汗战场最后一次与敌正面交战,之后敌军便开始采用游击战术与美军周旋。

(陶然辑)

战史钩沉

美国近日颁布新太空政策指令——

“重拳出击”还是“纸上谈兵”

■宗建明 伏小涛

2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备忘录形式签署了“第4号太空政策指令”(SPD-4),为美国组建“太空军”确立了基本原则,并要求美国国防部起草相关法案,提交国会表决。该指令作为美组建“太空军”的最新动向,是其国内各方讨论博弈的阶段性成果,描绘出未来美“太空军”的雏形。

该指令由美国国家空间委员会携手五角大楼、美参联会联席会议、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多个部门共同制定,是多方集智攻关、协商妥协的结果。新太空政策指令包括11个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于新军种的组织领导体制。“太空军”最初将作为美国第六大军种,和空军一起隶属于太空军部,这种形式类似于美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关系。美将设立分管“太空军”的空军部副部长和“太空军”参谋长,其中空军副部长为文职,“太空军”参谋长则为四星上将,后者同时是参联会成员。美国国防部将根据国家安全需要和“太空军”建设情况,定期进行评审,以确定何时提交设立“太空军部”的新法案。

二是关于新军种的部队构成。“太空军”将整合军事太空活动相关的现有部队和职权,经国防部长与各军种部长协商,纳入来自国防部所属武装部队和

有关军事人员,主要是空军航天司令部、陆军航天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海军舰队部队司令部和海军陆战队战略司令部所属部队,不涉及美国航空航天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侦察局或其他非军事太空部门。可以看出,“太空军”将由现有部队转隶整合而来,与其他有关部门是协作关系。而美军高层协商的结果,可能是大部分太空军事力量划归“太空军”的同时,其他军种保留有限太空军事力量,以保障自身通信、侦察和作战需要,正如同各军种都装备有飞机一样。

三是关于新军种的职能任务。“太空军”将负责组织管理和训练装备美国太空军事力量,以确保无阻碍的太空进入和行动自由,并在和平与冲突时期为联合及联盟部队提供关键能力。美国太空司令部具有太空联合作战指挥权,而“太空军”和其他军种向美太空司令部提供所需兵力,具有所属部队的建设管理权。新指令还提出了立法建议和预算有关问题,以督促“太空军”组建立法和预算等事宜尽快落实。

不过,新的太空政策指令只是表明了美政府和特朗普总统的态度,其最终能否顺利实施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

法案能否通过有待观察。美组建“太空军”,必须得到国会立法授

权。鉴于前期不少国会议员对组建“太空军”持有异议,且目前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该法案虽然是妥协折中的产物,但能否如愿顺利通过,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法案未能通过,那现在的一切都将只是纸上谈兵。

实际效果如何也有疑问。美国主要的太空军事力量多年由空军管辖,“空天一体作战”理念已深入人心,“太空军”独立成军后,其组织领导和法规条令体系需要重新构建,与空军之间边界的划分和磨合也是一大问题。之前就有美国研究机构刊发文章,列出了成立“太空军”的种种弊端,包括破坏原有军事平衡、为联合部队整合制造新障碍、冗余建设不可避免、催生新官僚机构等等。因此,“太空军”的组建将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排除有“翻烧饼”的可能,设立又撤销的事例在美军历史上并不鲜见。

国际上反对。多数国家主张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反对把太空作为新的战场。未来美国是否会在太空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是其进一步增强太空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美国这种做法,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忧与不安,甚至导致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